

莲湖湾里春深处

■陈学阳

春雨如烟,芳菲几尽,待得天晴,我便执意去了一趟莲湖湾, 品味她别样的春韵。

依旧平平常常地来,依然在湾口的农庄下。周围的油菜畦,此时已褪去金帷。密密麻麻的长角果,若青青的髻簪在春风里攒动。埂上紫色的雪豆花,如只只斑斓的蝴蝶摇曳着轻盈,显得格外素雅洁净。凑近,端详,没有惊动它们,一缕淡淡的芳香幽幽地忽有忽无,似从血脉流过。

我们变换以往游憩的线路,先登临附近的纱帽岭。纱帽岭,也叫杉马岭,坐落于管山村三米组,矗立湘江之畔,莲湖湾口东侧。从西往东看,它俨然一顶纱线帽子;由北往南望,亦像一匹饮江的骏马。志载,这里曾有清代清泉县著名的八景之一“蒸湘烟雨”:清晨,赏岚霏绕岭;迟暮,观朱霞散江。传说,山上曾住名道纱帽大王,筑有纱帽大王庙;明代吴三桂大周王朝宰相夏相国墓葬于此。如今,纱帽岭夕照,已远近闻名,成为莲湖湾新八景之一。

从农庄到纱帽岭山脚,途中掩隐一座小水库。库水清澈碧澄,明净如练。缓步而行,鹭群蓦然发觉,于库边蓊蓊郁郁的树丛倏然起飞,欢悦灵动地盘翔。矫健的身姿,优美的线条,利索,干净,沁透一股水草的气息。沿新修的山路往上走,莽莽榛榛的丛林里,灰灰菜、荠荠菜、拳头蕨、婆婆丁随处可见,东一簇西一蓬,调皮地挨挤在一起,鲜嫩嫩的,水灵灵的,让我想起小时候漫山遍岭扯猪草的情景。星星点点的笑靥花,清寂孤傲地开放,丝毫无零落的迹象。我拽来靠路边的一株,用手机拍下,花蕊微微颤动,没有落下一瓣。学林业

出身的阿福说, 笑靥花虽不艳丽高贵,也不惹蜂招蝶、与百花争妍,但花期却很长,有一种别样的憨态和野性,颇能御寒抗旱,笑对冷风苦雨,活泼顽强地在贫瘠的山林里展现自己的唯美,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淡泊与勃发。

上山顶,境界倏忽开阔,明美,穆穆轻风,郁郁暖景,蓝的在天空尽情铺展,绿的在江岸恣意蜿蜒,犹如摊开一幅淡雅的水墨。不高远也不深邃的苍穹下,西可眺倚江而居的祁东县粮市镇,东可望跨江而筑的近尾洲水电站。碧透的湘江,宛若一条大青龙枕卧足下,而莲湖湾就像一条吮奶的小稚龙,偎依在它的腹下,温软地躺在近尾洲的怀里。江上的沙船、渔舟,犹如只只或大或小或碌或憩的蚂蚁; 途过的游艇鼠标一样,在一块偌大的绿色显示屏上慢慢挪移。“长住莲湾濯悟境;偶登纱帽阔襟怀。”从纱帽岭下来,我偶得此联。

阿福叫来的一只小渡船,早已静静地泊在四清桥码头。马达声声,载着我们向湖湾更深处漫溯。湖水倏地皱缬,像少妇拖着的绿裙,鲜活灵动起来。不远处, 三三两两的野鸭游过来, 游回去,随意悠闲,没有片刻的凝滞,泛起的浅浅酒窝,溢出扶摇的羞媚。我和阿福端坐船头,彼此静默,船夫也未搭讪。野鸭慢,船亦慢,我们保持着聆听的醉态。

与船来船往的湘江相比,莲湖湾内敛,安详,素静。习习的河风像柔韧的梳子,水分是明显增多了,仿佛嗅到阳光的味道,温暖而清爽。两岸绵延的山包,

将湖湾揉挤得时阔时窄,时直时曲。我们像在半裸的绿肠子里穿行,甚至感受到她呼出的气息,于是心性的浮躁,渐渐默化成一缕从容。

湖水深沉, 莲不知不觉在水里慢展身腰。此时, 我们最期待的尖荷尚未探出湖面, 可春早已跟着碧嫩的山峦倒头潜入湖底,于湖岸漫溢滋长。在莲湖湾里,春随山势山随水,山水不争,草木蔓生,也好像不受干扰,哪怕随意长在石缝、紫岩。目光所及,皆绿,树木是枝枝桠桠的绿,芦苇是尖尖细细的绿, 油菜是熙熙攘攘的绿……心里似乎自然而然充盈一抹纯净的绿, 厚敦的绿。尤其是,唐付冲那一排排袅袅娜娜扭着纤腰在湖水里濯发的绿柳, 让我联想到湘妃井:她们许是湘妃的化身,因湘妃钟爱这里,曾施法打井救灾,有过深情的守护。

船,行经座座石桥;春,步步向深处铺展;心,被漉漉地浸润。

过了牛皮滩,伸颈遥望,湖边的土坡田垌渐次增多,偶有农人忙碌的身影。他们,有的扬鞭赶着翻耕的黄牛,有的提篮撒下追青的化肥,有的握锄在油菜丛里套种……

湖水微漾,把阳光、春山和人影收进肺腑,呈现一湖细密的亮点,使碧玉般的湖面更加晶莹明亮,深情无限。偶尔飘来白瓣红蕊如少女红腮的桐花,让我突然想起“一片花飞减却春,风飘万点正愁人”的句子来,但丝毫不影响心情,我更没跟着为之落寞。当年,大诗人杜甫无奈怀才不遇,触飞花而愁,为惜春而叹。而今,花虽飘零,斗妍不再,但绿屏铺江,鸭荡莺啼,处处蓬勃繁忙,倒让我愈加亢奋惬意起来。



临江仙·忆母

■弘 致

(一)

幼小初蒙娘示范, 横平竖直端方, 敏敦谦厚课儿郎。母今仙驾逝, 悲泪洒乡邦。

谷雨时节肝胆裂, 水山隔断阴阳, 于风浴火赴天堂。巨篇存千古, 大爱永流芳。

(二)

克俭持家无苦计, 吾娘夜夜眠迟, 替几天冻补寒衣。行行针线密, 鬓发依依稀。

凄楚流光奔泪眼, 一声爱字怎知? 苍茫大地远无期, 音容萦脑际, 泪化梦中思。

(三)

忆昔娘亲育桃李, 课堂字字珠玑, 释疑授业秉红烛。春蚕丝吐尽, 叶落护新株。

冉冉时光过云雾, 乘风凤驾天都, 狂飙带雨泪中呼。儒林失巨擘, 瀛海痛斯夫。

(四)

深夜梦追娘往事, 抚亲携幼艰辛, 黉门传道担沉沉。过来多少苦, 笑脸载春风。

夏日祭娘烧土冢, 钱纸歌赋招魂, 且将好酒送行程。人生最痛处, 莫不失娘亲。

古柏与父亲

■曹建德

种了一辈子树的父亲, 40多年前也把自己种进了土里。种下了一生的贫寒、劳累和苦难, 也种下了一生厚实、沉默与艰辛。永远忘不了临别的那一刻, 父亲微弱的声音对我告诫: 不论你今后有没有出息, 但必须得清白做人。我走后你不要刻字树碑, 就在我坟旁种棵树吧, 兴许,那就是我的魂! 坟旁的古柏了却了父亲的心愿。也许通了灵性, 一年一轮, 古柏要比其他树长得茂盛。细雨渐渐的清明节, 昨天又是我与家人祭祀父亲的日子, 坟前摆上父亲生前从未见过的贡果, 未了, 少不了为古柏培上几铲土坯。父亲,您还好吗? 那肺气肿还折磨着您彻夜难眠不? 如果在今天, 我们决不会让您长夜呻吟。父亲,您放心吧! 您的后人已牢记了您的嘱托, 虽然曾经身在政场虽然没有大的造化, 但却学会了如何做事与做人。任凭当今世事怎么变幻, 纯朴、勤劳、清白, 永远是我与您的孙子处世的根本。古柏作证!



暖冬惊禽 ■颜君健 作

油菜花又开

■周满成

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天了。父亲您在我生命里给我温暖最多, 从我蹒跚学步到闯荡江湖, 这一路都有您的鼓励和支持。如今您离开了我, 您叫我往后该怎么办? 我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慈爱的父亲, 而且我也失去了一个引路人。

我这无处安放记忆里, 在这浮华的深处, 被盛世喧嚣湮灭了清清浅浅的足迹,重重叠叠的梦,在失去您的每个夜里,枕边潮湿了缱绻。

父亲出生在解放前,一生命运多舛。他年幼丧母,是爷爷一手拉扯大。到了上学年龄段的时候,又逢战乱,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,人民居无定所,为了躲避战乱,父亲颠沛流离,和我姑姑乞讨为生。那时时局不好,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发生。有一次父亲在乞讨的途中突遇山洪,在过桥时不小心踩空一脚, 就被那洪水卷入了洪流中, 幸好父亲本能地抓住一根树杆,才保住了生命。几经磨难,终于熬到了时局稳定,父亲才进入私塾读书,在那里,《三字经》引领他走上了求学之路。

父亲天生聪慧,加之又刻苦好学,所以附近他是唯一上过初中的人,也是为数不多识字的人。父亲的字如行云流水,落笔如云烟。在他的书法里我看到了坚毅、果敢以及利索。正如他的人生一样,做事情干净利落,从不拖泥带水。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人陷害, 一些激进分子把我家横扫一空, 我们家从那一刻起便家徒四壁。饥饿和贫困像巨浪一样直扑而来。众口嗷嗷之家,怎样活下去才是当务之急。

父亲是个篾匠, 他操起篾刀只身去

了大山。晚上编篾货,白天赶圩。来回在崎岖的山路中,换回一家人还吃不饱的口粮。尽管那样,父亲还是乐于奔忙,因为他相信只要留得青山在,就不怕没柴烧。就这样,我们全家人熬呀熬,终于熬到了分田到户,生活才看到一点点希望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, 当改革的春风吹拂到全国各地时, 而我那块仿佛被人遗忘的地方依然过着日出而作, 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才住进了一套四间用土砖垒成的家。

父亲一生节俭,尤其是晚年的父亲,家里如果有什么剩菜剩饭的,他都舍不得倒,总是热了又热,烧了又烧。有几次我给他买的新衣服,他都舍不得穿,我经常看到他身上穿的不是这里破了个洞就是那里打了个补丁。有时我劝他别穿了,可他总是说:“这衣服还能穿,老人了,只要穿着暖和和不冷就行。”我每一次走进他的房间,那个5瓦的灯泡不知道陪伴他多少年了, 有时我嫌光线太暗,就想把它取下来换掉,可他执意不肯,他的理由是能看见就行,能节约一分是一分。

母亲走得很早, 五十多岁的父亲就没了老伴。按常理说他另外找一个老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,可是他却选择了孤独,一门心思照顾孙子孙女。这些年我经常听到父亲半夜醒来咳嗽的声音, 我也时常感觉到人到老了的孤独情怀。父亲为了不连累我们,舍弃了自己生活的另一半,牺牲了他本该拥有的年华。

出殡那天,我在父亲的灵柩前深深鞠了三个躬。我知道这三个躬不能弥补我亏欠父亲的所有。但是我除了鞠躬下跪之外,我别

无其他可选择了。我希望天堂里的父亲一路走好,黄泉之路不再有痛苦。

父亲,油菜花开的季节,您去了另外一个世界,也许这花是为你而开,蜜蜂也在为您弹奏一曲美妙的音符, 只是这声音越听越沉,越听越伤心……